

经济论

关于财产管理的讨论

—

我曾听见苏格拉底讨论财产管理问题如下：

“请问你，克利托布勒斯，财产管理也象医药、金工、木工一样。是一门学问的名称吗？”

“我想是的，”克利托布勒斯回答说。

“我们能够说出这类技艺的每一种的功用是什么，我们也能完全象这一样，说出财产管理的功用是什么吗？”

“我认为一个好的财产管理人的工作就是管理好他自己的财产。”

“是的，如果让他管理别人的财产，他不是也能——只要他愿意——象管理他自己的财产一样，把它管理得很好吗？任何会做木工的人，都能象给自己做工一样地给别人做工作，所以我认为一个好的财产管理人也能如此。”

“我也这样想，苏格拉底。”

“那末，一个懂得这门技艺的人，即使自己没有财产，也能靠给别人管理财产来挣钱，正象他靠给别人盖房子挣钱一样吗？”

“当然可以；而且在他接管一份财产以后，如果能够继续支付一切开支，并获有盈余使财产不断增加，他就会得到很优厚的薪给。”

“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财产究竟指的是什么？它是否等于田地房屋？还是人们在田地房屋以外所具有的一切东西也都属于财产之内呢？”

“我认为即使所有物处在不同的城市里，一个人所具有的一切东西都是他的财产的一部分。”

“有些人不是有仇敌吗？”

“当然；有些人确实有很多仇敌。”

“我们要不要把他们的仇敌也包括在他们的财产之内？”

“如果一个人真是因为增加了别人的仇敌的数目而挣到薪水，那就未免可笑了！”

“你要知道，这是因为我们认为一个人的财产就等于他所具有的一切东西。”

“当然——那指的是他所具有的好东西。我当然下会把他可能具有的任何坏东西叫做财产。”

“你好象用财产这一名词来代表那些对于它的所有者有利的东西。”

“不错；而且我认为有害的东西是损失，不是财富。”

“是的，因此，如果一个人买了一匹马，不懂得怎样驾驭它，在骑它的时候总是摔下来弄伤自己，那末，这匹马对于他就不是财富，是吗？”

“不是财富，如果我们认为财富是好东西的话。”

“那末，由此推论，对于一个耕种土地而其结果受了损失的人来说，土地也不是财富了。”

“当然，如果土地只能使我们挨饿，不能维持生活，就连土地也不是财富。”

“对于羊，不也是可以这样说吗？如果一个人由于不会养羊而受到损

失，他的羊也就不是他的财富吗？”

“我认为不是财富。”

“那末，你的看法好象是：凡是有利的东西都是财富，而有害的东西就不是财富。”

“对极啦。”

“那就是说，同一种东西是不是财富，要看人会不会使用它。例如，一支笛子对于会吹它的人是财富，而对于不会吹它的人，则无异于毫无用处的石头。”

“是这样——除非他卖掉它。”

“我们现在知道：对于不会使用笛子的人们来说，一支笛子只有在他们卖掉它时是财富，而在保存着不卖时就不是财富。”

“是的，苏格拉底，我们的论证是前后一致的，因为我们说过凡是有利的东西都是财富。一支笛子如果不拿出来卖，就不是财富，因为它是没用的；如果拿出来卖，它就变成了财富。”

“是的，”苏格拉底解释说，“可是他得知道怎样卖它；而且，根据你的说法，如果他把它卖出，换进一些他不使用的东西，就连这种出卖也不能把它变为财富。”

“苏格拉底，你的意思是说，即使是钱，对于不会使用它的人也不是财富。”

“我认为你在这一点上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即财富是一个人能够从中得到利益的东西。无论如何，如果一个人用他的钱去买一个老婆，而这个老婆使他的身体、精神和财产都受了损失，那末，他的钱怎能对他有好处呢？”

“决议有好处，除非我们准备承认那种吃了就使人发疯的叫作龙葵的毒草是财富。”

“所以，克利托布勒斯，如果一个人不懂得怎样用钱，对于钱就要敬而远之，也不能把它列入财富之内了。可是朋友怎么样？如果一个人懂得怎样利用朋友，能从他们身上得到好处，这些朋友叫做什么呢？”

“当然是财富，而且如果他们真比牲畜更为有利时，他们就好比牲畜更算得是财富了。”

“是的，从你所说的话推论下去，如果有人能从仇敌身上得到好处，仇敌也是他们的财富了。”

“对啦，我正是这个意思。”

“因此，一个好的财产管理人，也要懂得怎样对付仇敌，好从他们那里得到好处。”

“完全正确。”

“克利托布勒斯，事实上你不能不看到：许多平民已经靠战争增加了他们的财产；许多王公也是如此。”

“是的，一向都还不错，苏格拉底。但是有时我们也碰到一些具有知识和资力的人，如果他们工作，他们可以凭这种知识和资力增加他们的财产。可是我们发现他们不愿意这样做，所以我们觉得他们的知识对他们并没有好处。我们怎样理解这个问题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知识和财产真都不是财富吗？”

“你是打算讨论讨论奴隶的问题吗，克利托布勒斯？”

“哦，不，完全没有这种意思。我是说那一些人，其中有些人总可以算

作世家子弟的。我看到有些人颇能随机应变，允文允武，但他们不愿意发挥他们的才能。我认为，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上面没有主人。”

“什么，他们上面没有主人？尽管他们祈求繁荣，尽管他们想做一些能带来好处的事情，可是他们的意图仍然受到那些支配着他们的力量的阻挠，这时，他们上面也没有主人吗？”

“请问你，这些看下见的支配者是谁呢？”

“不，不是看不见的，而确实是公开的、毫无隐蔽的！他们也是非常坏的支配者；只要你认为懒惰、精神上的怯懦和疏忽是罪恶，你一定明白这点。而且还有一伙伪装为娱乐的骗人的女主人——如赌博和滥交朋友。即使为她们所害的人到后来也会知道：她们归根到底实在是掩蔽在一层薄薄的快乐外衣下面的痛苦，她们利用她们对它们的影响，阻挠它们去做有益的工作。”

“但是，苏格拉底，另有一些人，他们的精力并不受这些影响的妨害，他们确实非常愿意工作并争取一些收入，可是他们耗光了他们的财产，而且陷于困难之中。”

“是的，他们也是奴隶，而且他们的主人是非常冷酷的：有些人是饕餮的奴隶，有些人是好色的奴隶，有些人是贪杯的奴隶，也有些人是无聊而代价很高的野心的奴隶。这些情欲冷酷地支配着每一个落入它们掌握之中的人，只要它们知道他还强壮，能够工作，它们就迫使他拿出辛苦得来的所有的收入，使他按照它们自己的意图花掉它；但是，刚一看到他老弱而不能工作的时候，它们就立刻离开他，使他度那凄凉的晚景，而另去设法把这付枷锁再套到别人的肩头上。啊，克利托布勒斯，我们一定要争取自由，坚决地反对这些暴君，就好象它们是想要奴役我们的武装的敌人一样。的确，公开的敌人还可能是高尚的人；当他们奴役我们的时候，由于锻炼了我们，可以去掉我们的毛病，使我们将来过更好的生活。可是这类女主人，在它们支配着人们的时候，却无时无刻不在损害着人们的身体、精神和财产。”

二

现在这段话是对克利托布勒斯说的，克利托布勒斯接着说：

“好啦，关于这类情欲，我觉得你给我讲的已经足够了；当我检查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我还能很好地控制这些情欲；所以如果你愿意指教我怎样去增加我的财产，我认为那些女主人——你是这样称呼它们的——并不能阻挠我。因此，请你千万尽可能给我一些好的指示，要不然，你真是断定我们已经足够富足了喝？苏格拉底，你真觉得我们不需要更多的钱了吗？”

“哦，如果你要把我说在一起，我确实认为我不需要更多的钱，而且足够富足了。可是我觉得你好象还很穷，克利托布勒斯，我老实告诉你，我常常很替你难过。”

“请问你，”克利托布勒斯笑着问道，“你觉得你的财产能卖多少钱，我的财产能卖多少钱？”

“如果我找到一个好买主，我想我的全部财货和牲畜，包括房子在内，可能不难卖上五个麦纳。^①你的呢，我相信一定可以卖到这个数目的一百倍以上。”

^① 稍多于二十镑。

“你当真不顾这种估计，认为你不需要钱，而可怜我穷吗？”

“是的，因为我的财产足够满足我的需要，可是我觉得你的财产即使三倍于现在，也不够维持你现在的生活方式和声价。”

“那怎么会呢？”克利托布勒斯大声说。

“因为，第一，”苏格拉底解释说，“我知道你必须贡献许多份很丰盛的祭品，要不然，我想神和人都会和你找麻烦。第二，你必须很大方地招待很多外来的客人。第三，你必须经常宴请市民并对他们有所资助，否则你就要失掉你的追随者。而且，我知道国家已经在强制你付出几笔很大的捐款：你必须养用，支付合唱队和体育竞赛的开支，接受会长的职位；^②万一发生战争，我知道他们会让你维持一条船的开支，并且让你缴纳几乎可以使你破产的税款。只要你一露出不能满足他们对你的希望的样子，那些雅典人一定会惩罚你，就好象他们发觉了你在抢劫他们似的。除此以外，我知道你自认为是一个阔人；你不在乎钱，而且还向那些轻佻的女人们求爱，好象这种开支对你来说是无所谓的。所以我可怜你，怕你会遭到不幸，陷入贫穷的境地。毫无疑问，你和我一样地清楚：在我缺钱的时候，帮助我的人是不会少的，他们只需拿出极少的钱就能使我非常快乐了。可是你的朋友，虽然他们有比你多得多的收入来维持他们的家庭，却仍然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这我不能否认，苏格拉底，”克利托布勒斯说，“但是现在你应该照管我，使我不致变成真正可怜的人才好。”

这时苏格拉底大声说，“什么，克利托布勒斯，刚才我说我富足的时候，你嘲笑我，好象我连财富的意义都不懂，并且非要证明我的错误并使我承认我的财产不到你的百分之一不可；可是现在你又要我照管你，使你不要变成一个真正的穷人。这你不觉得奇怪吗？”

“苏格拉底，我知道你懂得一种创造财富——怎样获取盈余——的方法。这样，一个人收入虽少，只要省吃俭用，我认为他在收入多的情况下就能够很容易地得到大的盈余。”

“刚才我们谈话时——那时你简直不让我说话——你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不会驾御马，他的马对他就不是财富，如果他不会管理土地、羊群、钱或其他东西，这些东西对他也不是财富，难道你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了吗？现在说这些东西是收入的来源；可是既然我还从未有过这些东西的任何一种，你怎么认为我或许懂得管理这些东西的方法呢？”

“可是我们认为：即使一个人偶或没有财富，也总有一种类似家政管理学的东西。那末，有什么理由说你不懂得这门学问呢？”

“当然有理由，这和一个人自己从来没有笛子，也从来没有向别人借笛子学习，就不会吹笛子是一样的。关于财产管理，我正是这种情形；因为我自己从来没有财产，我没有机会用自己的东西学习，在你没有提出这种要求以前，也从来没有人让我经管他的财产。我以为，初学竖琴的人很容易弄坏他在学习时所使用的竖琴；如果我要用你的财产来实习财产管理，恐怕我会给你把它们完全搞糟了。”

“哎，苏格拉底！”克利托布勒斯回答说，“我知道你竭力想避免给我任何帮助，来减轻我身上的对厌的事物的负担。”

^② 在这里，原文 $\pi\tau\epsilon\lambda\epsilon\sigma\iota\varsigma$ 一字似乎不能用来代替 $\pi\epsilon\sigma\iota\varsigma$ （管理外侨），因为不能证明这一职务需要担任着花钱。

“决不是，决不是，”苏格拉底说，“我非常愿意把我所知道的完全告诉你。假定你到我这儿来求火，我因为没有火，把你带到能够找到火的地方去，我想你是不会对我满意的；或者，如果你向我要水，我没有水，把你带到别处去找水，我相信你也不会因此而对我不满意；或者，假定你要跟我学音乐，我指点你去找那些远远比我更擅长音乐的人，他们也很感谢你去找他们学音乐，我这样做你能对我有什么不满呢？”

“没有，如果我为人正派的话，苏格拉底。”

“那末，克利托布勒斯，我要指点你去找别人，他们对于你现在想向我学习的事情，比我高明得多。我认为我一定能在雅典找到各门学问现有的最优秀的能手。因为我从前看到同一事业在这一情形下带来了很大的贫困，而在另一情形下带来了很大的财富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奇怪，认为很值得研究研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研究以后，我发现这种事情是十分自然的。因为我看到那些马马虎虎地从事这种事业的人都遭受了损失，而正正经经专心致力于这种事业的人，都能更快更容易地完成这种事业，而且得到更多的利润。我想如果你选择这些人向他们学习，你也一定会变成一个能干的事业家。”

三

“苏格拉底，”克利托布勒斯听到这些话时大声说，“我现在不打算让你走，除非你能使我满意地说明了你在我们这些朋友面前答应给我说明的事情。”

“那末，克利托布勒斯，”苏格拉底说，“我是否可以首先作这样一种使你满意的说明：为什么有些人用很多钱去盖没有用处的房子，而另一些人用比这少得多的钱盖起在各方面都很好的房子？你认为我这是在向你说明财产管理方面的一种办法吗？”

“当然是的。”

“其次，我是否可以再向你说明和这类似的事情——有些人有好多很值钱的东西，可是在需要时却不能用它们，甚至连它们是否完整都不知道，所以他们自己总是很苦恼，并且使他们的仆人很苦恼；而另一些人虽然所占有的东西并不比他们多，甚至还要少些，可是使用时却很方便？”

“那末，这是什么原因呢，苏格拉底？不就是因为前者到处乱放他们的东西，而后者把一切东西都井井有条地放在一定的地方吗？”

“当然是的，把东西仔细地放在适当的地方，而不是到处乱放。”

“我以为，你的意见是说这也是财产管理的一部分。”

“那末，除此以外，我是否可以再向你说明：为什么在有些家庭里，几乎所有的仆人都带着脚镣，可是他们总是想逃跑；而在另一些家庭里，他们根本不受什么束缚，却都高高兴兴地工作，并且情愿呆在他们的岗位上？你认为我这也是在向你指明财产管理的一种显著效果吗？”

“当然是的，确是如此。”

“还有，当人们耕种同样土地的时候，有些人弄得挺穷，说是种地害了他们，而另一些人却种得挺好，结果衣食丰足。这是不是财产管理的一部分？”

“当然是的；因为也许有些人没有把钱花在必要的用途上，而只是花在

对于地主和财产有害的事情上面了。”

“或许有这种人。但是我所指的，还是那些虽然以衣为业，可是没有钱去支付即使是必要的开支的人。”

“那是什么原因呢，苏格拉底？”

“我还要带你去看看这些人；我想，当你仔细观察他们以后，你就会明白了。”

“当然，如果我能去的话。”

“那你一定去看看，实地试试你是否有理解能力。现在我知道，当有喜剧可看的时候，你就起得很早，走很远的路，急不及待地逼我和你一起去看戏。可是你从来没有请过我去看这类实际生活的戏剧。”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苏格拉底？”

“我相信，你自己觉得更可笑。我是否可以向你说明：为什么有些人养马弄得挺穷困，而另一些人养马养得挺好，而且夸耀他们能赚钱？”

“嗯，我也看到并且明白这两种情况，虽然如此，我却不是一个能赚钱的人。”

“我觉得，这是因为你看他们的时候，正象你看悲剧或喜剧的角色一样，不是要当一个剧作家，而是要寻求视听的快乐。这也许没有什么害处，因为你并不想写剧本，但是既然你必须和马打交道，那么按情理讲，你就得想法使自己成为内行，尤其是在同样的马匹既适宜于使用、又能卖好价钱的时候，更是如此。你说对不对？”

“你是要让我训练小马，苏格拉底？”

“当然不是，不过我倒希望你头一些小孩子，训练他们作农工；但是我觉得用和人是相同的，一到一定的年龄就变得有用，而且越来越好。我还能向你说明：丈夫对待妻子的方法也是有很大不同的，有些人得到了妻子的合作，因而增加了财产，另一些人却由于他们对待妻子的行为完全破坏了他们的家庭。”

“这应该责备丈夫，还是应该责备妻子呢，苏格拉底？”

“羊要是病了，”苏格拉底说，“我们总是责备牧羊人，马要是不好，我们总是责备驯马师。对于妻子来说，如果她得到丈夫的正确教导而行为不好时，多半她应该受到责备；可是如果丈夫没有教导他的妻子怎样正确地做事，因而觉得她愚昧无知，丈夫自己不应该受到责备吗？克利托布勒斯，无论如何，你要告诉我们实话，因为在这里我们大家都是朋友。还有什么人，你托付给他的重要事情比你托付给你妻子的更多吗？”

“没有。”

“还有什么人，你对他讲的话比你对你妻子讲的更少吗？”

“几乎没有，我承认。”

“而且你要她的时候，她还只是一个几乎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是吗？”

“的确是这样。”

“那末，她做错事情，是无足为奇的，如果她懂得应该说什么和做什么，那倒非常奇怪了。”

“可是，苏格拉底，象你所说的那些有好妻子的丈夫，是怎么搞的？他们都是自己训练妻子的吗？”

“最要紧的是研究。我要把阿斯帕西亚介绍给你，她比我知道得多，会给你解释全部问题。我认为妻子如果在家庭中是一个好配偶，她对于家庭幸

福的贡献和她丈夫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收入大部分是丈夫勤劳的结果，而支出则大半是由妻子管理的。如果两个人各尽自己的本份，财产就增加了；如果他们做得不好，财产就要减少。要是你想学别种学问，我想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些人，他们对于这些学问的任何一种都是很高明的。”

四

“的确，苏格拉底，我们不必样样都搞。因为很难找到精通一切技艺的工人，而且也不可能变成一个精通一切技艺的专家。请选择几门看来最高尚、最适宜于我学习的学问：告诉我这几门学问和那些做这类事情的人；并且就你所知尽力帮助我学习这些学问。”

“很好，克利托布勒斯；在我们国家里，确实有些所谓粗俗的技艺是为人反对的，因而当然也就十分为人瞧不起了。因为这些技艺迫使工人和监工们静坐在屋子里，有时还整天呆在炉火旁边，伤害他们的身体。弄坏身体就会严重地弄坏精神。而且，这些所谓的粗俗的技艺使人没有余暇去注意朋友和城市的事情，所以从事这类技艺的人被认为不善于与朋友们交往，^①也不能保卫他们的国家。事实上，在某些国家里，特别是在以向武著称的国家里，甚至不准任何公民从事粗俗的技艺。”

“但是，请问你，你要劝我们从事哪些技艺呢，苏格拉底？”

“我们不必为了仿效波斯国王而感到羞耻吧？因为据说他特别注意农业和战术，认为这是两种最高尚最必需的事业。”

克利托布勒斯听到这句话，大声说：“苏格拉底，你真认为波斯国王把农业也包括在他的工作以内吗？”

“克利托布勒斯，以下的考虑或许可以使我们看出他是不是把农业包括在他的工作以内。我们承认他特别注意战争，因为他给所有向他纳贡的国家领袖下命令，要他们提供维持一定数目骑兵、弓箭手、投石手和轻步兵的经费，好使这些队伍强大得可以控制他的臣民，并在受到侵犯时能够保卫他的国家；除此以外，他在各城堡里还有守备队。这些军队的经费都是由负有这种责任的地方长官供给的。国王每年检阅雇佣兵和季命处于备战状态的其他一切军队；除了城堡里的军人以外，把他们都集合到所谓的检阅地点。国王亲自检阅在他住所附近的军队，并派遣可靠的代表去检阅远处的军队。如出场的队伍人数足额，配备着良好的马匹和武器列队受检，则其军官无论是守备队或团队的指挥官或是总督，他都使他们晋级并给予巨额的金钱赏员。但是对于那些他认为玩忽职责或从中贪污的军官，他都给以严厉的惩罚，并派别人代替他们的职务。所以，从这些行动看来，毫无疑问，他是注意战争的。”

“至于地方事务，他亲自就他巡行全国时所见到的来进行考查；关于他所没有亲身视察到的地方，他听取他的可靠代表的报告。地方长官，只要能向他证明他们那里的人烟稠密，土地耕种得好，并且当地的树木和谷物丰足，他就拨给他们更多的领地，给他们赏明和爵位。^②如果他看到有的地方无论是由于管理不当，或是由于轻视职守，或是由于粗心大意而使土地荒芜，人烟稀少，他就惩罚当地长官，并派别人代替他们的职务。从这种行为来看，能

^① 也许是：“使朋友们难于和他们交往”，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大。

^② 参阅《居鲁士的教育》，VIII i, 39。

说他对于让居民耕种土地所作的打算，少于他对于让军队保卫国家所作的打算吗？而且，这两种职务各交由不同的官吏分别担任；一种官吏负责管理居民和劳动者，并向他们征收贡物，另一种官吏统率军人和守备队。如果守备队的指挥官没有保卫国家的能力，文职长官和农业管理人就谴责指挥官，说居民由于缺乏保护不能耕种土地。另一方面，如果指挥官能保持农地的安宁，而文职长官使土地荒废而人口稀疏，指挥官就要谴责文职长官。因为大体说来，如果土地耕种得不好，就不能维持军队的开支，也不能缴纳贡物。在派有总督的地方，总督要同时照管这两种事务。”

听到这里，克利托布勒斯说，“好啦，苏格拉底，如果国王这样做，我觉得他是既注意农业又注意战争的。”

“还有，”苏格拉底继续说，“在他所居住和巡视的一切地方，他都设法使那里有充满土地所能生产的美好东西的‘乐园’（他们这样称呼它）。除了不能这样做的季节以外，他自己把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这种乐园里。”

“苏格拉底，既然这样，那末把国王在里面消磨时间的这些乐园管理得很好，使它俩包含很多树木和土地所生产的所有其他美好的东西，那当然是必要的了。”

“而且有人说，克利托布勒斯，国王颁发奖赏的时候，他首先约请那些在战场上显身扬名的人，因为如果没有人保卫土地，耕种多少亩土地都是没用的；其次就是最善于置办农具牲畜和耕种土地的人，说是如果没有劳动者的帮助，即使是勇敢的军人也无法生活。有一个故事，说居鲁士^①——近世最著名的王子——有一次对被请来接受奖品的人们说：‘我自己应该得到两方面的奖品，因为我既是一个最会为土地置办农具与牲畜的人，也是最会保卫这些农具与牲畜的人。’”

“哦，苏格拉底，如果居鲁士说这话，他是把置办农具牲畜和耕种土地，看作是与当军人同样值得自豪了。”

“是的，而且如果居鲁士还活着，他似乎一定会成为一个杰出的统治者。关于这点，他所提供的许多证明之一就是：在他去和他兄长争夺王位的路途中，据说没有一个人从他那里跑到国王那里去，而却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国王那里跑到他这边来。我认为如果人们在危急存亡之秋还甘心情愿地服从一个领袖，^①并且决意为他效忠，这就很足以说明这个领袖的卓越了。现在居鲁士的朋友们都在他的身旁战斗，环绕着他的尸体战斗，全部战死在他的身旁；只有阿里埃厄斯一人是例外，而阿里埃厄斯在这次战争中的地位实际上是在左翼上的。^②

“此外还听说，当赖山德尔^③携带着盟国的礼物来看他的时候，这位居鲁士给予赖山德尔以各种殷勤的款待；赖山德尔在墨加拉有一次亲自对一个客人说，除了这些款待以外，居鲁士还亲自引导他参观了撒狄斯的乐园。这时赖山德尔非常赞美乐园中树木的美丽，匀称的间隔，笔直的行列，整齐的角度，在他们走路时紧紧萦绕着他们的浓郁的芳香。这些东西使他感到惊奇了，他喊道，‘居鲁士，我真喜欢所有这些可爱的东西，但是尤其使我感动的是

^① 小居鲁士（纪元前 424—401 年），波斯国王大流士二世之子，与其兄争夺王位，战死。——译者注

^② 《苏格拉底言行录》，III，iii，9。

^③ 《居鲁士远征记》，I，ix，31。阿里埃厄斯看到居鲁士战死的时候，他逃跑了。

^④ 赖山德尔，斯巴达的政治家和军事领袖。——译者注

你的办事人的本领，把一切东西都测量和布置得这样精确。’居鲁士听到这句话很高兴，说道，‘赖山德尔，整个测量和布置工作都是我做的，而且我自己还做了一些种植工作。’赖山德尔仔细打量他，注视他的华丽的带有香气的长袍，注视他所戴的亮晶晶的项圈、手镯和其他珠宝，大声说：‘什么，居鲁士？你真亲自动手种植了这些树木的一部分？’‘你觉得奇怪吗，赖山德尔？’居鲁士用问话来回答。‘我对太阳神发誓，在正常的健康状态下，如果不首先认真地做一些战争或农业方面的工作，或是不想办法出出力，我从来没有坐下来吃过饭。’

“我还要补充一句：赖山德尔自己说，他听了这句话以后，便用以下的话来祝贺居鲁士，‘我觉得你应该享受你的幸福，居鲁士，因为这种幸福是你自己的力量挣来的。’”

五

苏格拉底继续说，“我告诉你这些话，是因为最富足的人也不能离开农业。因为从事农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享乐，也是一个自由民所能做的增加财产和锻炼身体手段。因为第一，土地给种地的人生产人们赖以生活的食粮，此外她也生产人们所享用的奢侈品。第二，她供给人们装饰祭坛、雕像和他们自己的一切东西，并且提供最优美的景色和香味。第三，她生产或供给许多美味食品的原料；因为饲养牲畜的技艺是与农业密切相联的，所以人们就有了祭神所用的牺牲和自己使用的牲畜。虽然她所供给的美好的东西十分丰富，她却不许人们不劳动就得到它们，而是使人们习惯于忍受冬季的严寒和夏季的炎热。她通过训练给那些用自己双手劳动的人增加力气；她锻炼那些监工们，其方法是让他们早起，迫使他们行动敏捷。因为在农场上和在城市里一样，一些最主要的活动是都有其固定时间的。而且，如果一个人愿意当骑兵，耕种乃是他的马匹供应饲料的最有用的伙伴；如果他愿意当步兵，耕种也能使他身体灵活。土地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促使人喜好狩猎活动，因为她为豢养猎狗提供便利，同时又给那些在地面上觅食的野禽野兽供应食品。如果说农业对于马和猎狗有好处，那末，马和猎狗也同样对于农场有好处，因为马可以早早地把监工们驮到他们的工作地点，并且使他们能够晚些离开那里，猎狗可以保护庄稼和羊群不受野兽的伤害，并且有助于维护荒僻地方的安全。土地还能鼓励农民武装保卫国家，因为庄稼都生长在露天里，易于受到强者的劫夺。什么技艺能比农业训练出更好的跑手、投掷手和跳高能手呢？什么技艺能给劳动者以更大的报酬呢？什么技艺能更高兴地欢迎它的追随者，请他们来并让他恣意取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呢？什么技艺能更大方地款待客人呢？熊熊的火炉，温暖的浴室，舒舒服服地过冬，还有什么地方比农场里更为方便呢？享受那清凉的泉水、微风和树荫以消磨炎夏，还有什么地方比乡间更为可爱呢？还有什么技艺能产生更适当的祭神用的新果，或使人有机会举行人数更多的节日集会呢？什么技艺能更使仆人感到亲切，妻子感到愉快，儿童感到喜欢，朋友感到快意呢？据我看来，如果任何自由民能够得到比这更可爱的东西，或者发现比这更可爱、更有利于谋生的职业，那倒的确是奇怪的事情。

“而且，土地诚心诚意地^①教育那些能够学习的人，使他们公平正直；因为你服侍得她越好，她报偿你的好东西就越多。那些从事农业并接受适合于男子汉的严格教育的人，无论在什么时候，即使们或被大军所迫，离开他们的土地，由于他们都是心身俱健的人，他们也能进入那些危害他们的人的国家里，取得足够的维持生活的资料。在战争时期，武装起来去寻找食粮，往往是比用农具采集食粮更为可靠的。

“还有，农业有助于训练人们共同努力。因为要去远征敌人必须有人，而耕种土地也需要人的助力。所以，如果农场主不能使他的劳工勤奋和忠顺，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农场主；带领士兵去攻打敌人的将领也必须设法奖励那些不愧为勇士的人，惩罚那些不忠顺的人，借以得到同样的效果。农场主必须常常鼓励他的劳工，正如一个将军必须鼓励他的士兵一样。奴隶需要有好希望的鼓励才能意志坚定，其需要的迫切相同于甚至超过自由民。人们说得好，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因为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但是在土地不得不荒废下来的时候，无论是从事水上工作或非水上工作的人的其他技艺也都将处于垂危的境地“好啦，苏格拉底，”克利托布勒斯回答说，“我想你所说的都是对的。但是在农业中，人们不能依靠预测。因为冰雹、霜冻、旱、涝、虫害有时会破坏安排得很好和执行得很好的计划；而突发的疾病有时也会严重地伤害喂养得很好的牲畜。”

“哦，”苏格拉底回答说，^①“克利托布勒斯，我想你懂得，农业活动和战争活动一样，都是为神所掌握的。我认为你知道，从事战争的人在采取行动以前，都先努力取悦于神，要靠祭品和预兆以寻求趋吉避凶之道。对于农业事务来说，你以为不需要祈求神的保佑吗？必须知道正直的人都为他们的果木、庄稼、耕牛、马匹、羊群而祈祷，而且也为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东西而祈祷。”

六

“好啦，苏格拉底，你叮嘱我要依靠神的帮助来从事一切事业，我认为这是对的，因为神既管战争的事情，也管和平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努力这样做。但是现在，还是请你接着谈财政管理问题吧。你的话头刚才岔开了。请你一步一步详细地说说这个问题，因为听了你所说的话以后，即使在现在，我也觉得比以前更清楚地知道我必得怎样来谋生活了。”

“那么，我认为，”苏格拉底接着说，“我们应该首先再扼要地谈谈我们在讨论中已经取得一致意见的各点，以便我们在讨论其余问题时，也可以尽量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啊，是的；对于在金钱问题上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人们来说，如果在检查帐目时没有不同的意见，那是很高兴的事情；我们作为一项讨论的双方，如果在备项问题上都有一致的意见，那也同样是高兴的事情。”

“那未不妨再说一说，我们认为财产管理是一门学问的名称；这种学问好象是人们能够用以增加财产的；财产似乎就等于一个人的全部所有物；我们还说财产是对于维持生活有用的东西，也弄清有用的东西乃是所有那些我

^① “诚心诚意地”（??????）或应作“是一个女神，并且”（????????）。

^① 《苏格拉底言行录》，I，iv，15：IV，iii，2。《居鲁士的教育》，I，Vi，46。

们懂得怎样使用的东西。现在我们认为我们不可能学会所有的科学；我们同意我们的国家厌弃那些所谓粗俗的技艺，因为它们似乎能伤害身体和精神。我们说，^①这一点是可以立刻得到最确实的证明的，只要在受到敌人侵犯的时候，让农人和手工业者坐在两处，分别问他们是赞成保卫国家，还是赞成撤离广阔的地带，专门防守城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相信那些和土地有关系的人一定赞成保卫土地，而手工业者一定不愿意斗争，而愿意象他们一向所受的训练那样静静地坐着，避开艰苦的斗争和危险，我们得出结论：对于一个高尚的人来说，最好的职业和最好的学问就是人们从中取得生活必需品的农业。因为这种职业似乎最容易学，而且从事这一职业也最为愉快，它能在最大程度上使身体健美，它能给心力留出最多的空闲时间去照管朋友和城市的事情。而且，由于庄稼在城外生长，农场的牲畜也在城外放牧，我们觉得农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勇敢刚毅。所以这种谋生方法似乎应该受到我们国家的最大重视，因为它可以锻炼出最好的公民和最忠实于社会的人。”

“苏格拉底，我觉得我所听到的已足够使我相信靠农业谋生乃是最光荣、最好和最愉快的事情了。但是你告诉过我，你已弄清为什么有些农人很成功，农业使他们丰衣足食，而另一些人则很不中用，认为耕种是没有好处的。我很愿意听听这两种情况的原因”好使我们去做有益的事，而避免有害的事。”

“那末，克利托布勒斯，我打算详细告诉你我从前和一个人会见的事情，这个人我认为真正是一个可以恰当地被称为‘高尚人士’的人。”

“苏格拉底，我很愿意听，因为我迫切希望使我自己能担得起这一称号。”

“那末我要告诉你我是怎样注意到这个人的。因为，去拜访我们的好建筑家、好金匠、好画家、好雕刻家以及别的这类人，并检查他们的被认为是美的作品时，我花的时间并不多；但是我希望能见到一个被称为‘高尚人士’的人，好看看这种人做些什么事才当得起这一称号，因为这一庄严的称号是意味着既‘美’且‘好’的。最初，因为‘美’这一形容词是被放在‘好’字上面的，我就去找每一个我所注意的人，企图发现我是否能在什么地方看到好与美的结合。但是，事实毕竟不是这样：我认为我看到有些长得挺美的人，其内心是极端卑鄙的。因此我决定不管长象好坏，去寻找被公认为‘一个高尚人士’的人。所以，由于我听说无论是男人、女人、本地人或外地人都用这一称号来称呼伊斯霍玛霍斯，我决定去会见他——如果可能的话。”

七

“碰巧有一天，我看见他坐在宙斯自由神庙的走廊上，显然有空暇，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说：

“‘伊斯霍玛霍斯，为什么呆呆地坐着呢？你是不大有闲呆着的习惯的；因为一般来说，我在市场上看到你的时候，你总是挺忙，或是至少也不完全闲着。’

“‘是的，苏格拉底，要不是我和一些客人在这里有约会，现在你也不

^① 第四段中并没有这类的话。

会看到我闲着。’

“‘请问你，’我说，‘当你没有这类事情做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消磨你的时间，并且做些什么呢？我非常想知道为什么人们称呼你为高尚的人，因为你并不在家里过日子，而且你的环境也不要求你这样做。’

“伊斯霍玛霍斯听见我问他‘为什么人们称呼你为高尚的人？’，他笑了，显然很高兴，他回答说：‘苏格拉底，有些人和你谈到我时，是不是这样称呼我，我不知道。可以肯定的是，当他们要求我交换财产以逃避公共义务——装备战船或筹办合唱队——的时候，决没有人寻找“高尚的人”，而他们作这种要求时，只简单地管我叫作“伊斯霍玛霍斯”，说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好啦，苏格拉底，既然你问我这个问题，我确实是不在家里过日子；因为你知道，我的妻子自己很能够照管家里的事情了。’

“‘啊，伊斯霍玛霍斯，’我说，‘这正是我要请教你的事情。是你自己把你的妻子训练成为这样能干的人呢，还是当你把她从她娘家接来的时候，她就已经懂得管理家务了呢？’

“‘哎，苏格拉底，在我娶她的时候，她能懂得什么？她嫁给我时还不到十五岁，而且在此以前，她一直受着约束，尽量少看，少听、少说话。如果她来的时候，只懂得怎样把交给她的毛布制成斗篷，只懂得给女仆们分派纺绩工作，那不正是意料之中的事吗？苏格拉底，至于控制食欲，她已经受到极好的训练了；我认为这种训练，无论对于男人或女人，都是极为重要的。’

“‘但是，伊斯霍玛霍斯，在别的方面。你没有自己训练你的妻子使她能够执行她的任务吗？’

“‘噢，没有，苏格拉底；直到我祭神和祈祷以后，我才教她学习对于我们两人都最有好处的事情。’

“‘你的妻子没有和你一起参加这类祭神和祈祷吗？’

“‘参加了，她热诚地对天许愿，要规规矩矩地做人；而且很容易看出，她不会忽视我所教给她的事情。’

“‘伊斯霍玛霍斯，请你告诉我，你教给她的头一课是什么？我宁愿听你说这些，而不愿意听那最高贵的运动比赛或赛马的事情。’

“‘苏格拉底，当我一发现她很温顺，并且已经习惯于家庭生活，可以进行谈话的时候，我就问她以下的话：

“‘“亲爱的，告诉我，你知道我为什么娶你，你的父母为什么把你给我吗？你一定很清楚，我们当初和别人结婚并没有什么困难。但是，我为我自己考虑，你的父母为你考虑，在未未的家庭和儿女方面，究竟谁是最好的合作者。我选上了你，而你的父母好象是认为我是他们能够找到的最合适的人。现在，如果神赐予我们儿女，我们就要想出最好的教育他们的办法。因为我们将来共享的幸福之一，就是在老年能够得到最好的帮手和最好的赡养；但是目前我们先来共同享有我们这个家庭。因为我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放到我们共有的财产里，而你也把你带来的一切都加了进去。我们并不计算我们谁实际拿出来的更多，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谁能证明自己是更好的合作者，谁的贡献就更重要。”

“‘苏格拉底，我的妻子回答如下：“我怎么能帮助你呢？我有什么能力？不行，都得依靠你。我母亲告诉我，我的责任就是要谨慎小心。”

“‘“当然，亲爱的，”我说，“我父亲也这样告诉我。但是，无论对于男人或女人来说，所谓谨慎小心就是要尽可能使他们的财产不受任何损

失，而且要尽可能用正大光明的办法来增加他们的财产。”

“‘“可是你怎么知道我能够帮助你增加我们的财产呢？”我的妻子问。

“‘“唔，”我说，“当然你必须尽可能努力做好神让你能做的事，以及法律许可的事。”

“‘“请问你，都是什么事？”她问。

“‘“我认为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回答说，“的确是这样，除非女王蜂在蜂房里所管的是不重要的事情。亲爱的，我觉得神聪明睿智地把所谓的男性和女性配合在一起，主要就是为了使他们结成完美的合作关系，互相帮助。因为第一，各种生物要传宗接代，他们就得结成婚姻好生儿育女。第二，这种结合为他们养儿防老提供了条件，至少对于人类来说是这样。第三，人类不能象兽类那样生活在露天地里，而显然需要庶风避雨的房屋。然而，人们如果想要取得生活必需品以充实他们的住所，就得有人去从事露天的工作；因为耕耘、播种、栽植、放牧都是这种露天的工作，而这种工作提供人类所必需的食物。而且，这些东西一旦存入住所之后，就得有人保管它，并做一些必须在室内做的事情。哺育婴儿需要有房屋；把谷物制成面包需要有房屋；用毛布缝制衣服也同样需要有房屋。由于无论室内工作或室外工作都需要劳动和注意，所以，我认为，神从一开始就使女人的性情适宜于室内的工作，而使男人的性情适宜于室外的的工作。

“‘“神使男人的身心更能耐寒耐热，能够忍受旅途和远征的跋涉，所以让他们做室外的的工作。而女人呢，由于他使她们的身体对于这种事情的忍耐力较差，所以，我认为，他就让她们做室内的工作。而且，神知道他已经给女人创造了养育婴儿的任务，并使她们担负这一任务，所以他分给女人的对于初生婴儿的爱情要比男人更多些。由于他还使女人担负照管粮食衣物的任务，知道对于这种任务来说，胆子小一些是不无好处的，所以他就分给女人比男人更多的畏惧心理；他知道从事室外工作的男人必须保卫自己的工作不受坏人的侵害，他还分给他们更多的勇气。但是因为男人和女人都必须有所授受，他就不偏不倚地给予他们同样的记忆力和注意力；所以在这些方面，你看不出男性或女性有什么区别，谁也不比谁更强些。神无所轩轻地给予男女以应有的自我克制的能力，并给予那做得较好的一方——无论是男人或女人——以获得更多的由此而来的好处的权力，正因为男人和女人的资质不同，他们就更需要彼此帮助，夫妻的一方对于另一方就更为有用，因为这一个在这方面能干些，那一个在这一方面就差些。

“‘“亲爱的，我们既然知道神分派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人就必须努力把我们所担负的责任尽量做好。而且，法律也认可这些责任，因为它把男人和女人结合在一起。神使男人和女人成为他们养育儿女的合作者，所以法律也指定他们为家庭的合作者。此外，法律还宣布男女双方各做神使他们各有所长的工作是光荣的。例如，对于女人来说，呆在家里要比住在田野里更光荣些，但是对于男人来说，呆在家里就不如去照料外面的工作体面了。如果一个男人的行为违反神所赋予他的天性，或许他的反抗行为就会为神所发觉，他将因忽视自己的工作或干预妻子的工作而受到惩罚。我觉得女王蜂所忙的正是神给她指定的这类其他的工作。”^①

“‘“请问你，”她说，“女王蜂的工作怎样会和我必须做的工作相象

^① 《居鲁士的教育》，V，i，24。

呢？”

“‘“怎么会？”我回答说，“她呆在蜂房里，不让那些蜜蜂闲着；她打发那些应该在外面工作的蜜蜂出去工作；她了解并收受每一只蜂所采回来的东西，把这些东西贮藏起来以备需用。到了应该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她把它们公平地分配给每一只蜂。她同时还监督蜂房里的建窝工作，让这些蜂窝能够又好又快建筑起来；她照管雄蜂，使它们能够得到及时的培育。在小蜜蜂按时成长起来并能够工作时，她打发它们出去寻求殖民地，并安排一个领袖来率领这些年轻的冒险家。”

“‘“那么，我也必须做这些事情吗？”我的妻子问。

“‘“你当然要做这些事情，”我说，“你的责任就是呆在家里，打发那些应该在外面工作的仆人出去工作，监督那些在家里工作的人；收受我们得到的东西，分配其中必须花费出去的部分，照管其中应该贮存起来的部分；要注意不要在一个月之中花掉留备一年使用的东西，当给你送未毛布的时候，你必须叫人为那些需要斗篷的人缝制斗篷。你还必须照管干的谷物使其不受损失以备制成食物。然而，你所担负的责任之一恐怕是不大合算的：你必须注意让任何得病的仆人得到照顾。”

“‘“噢，不，”我的妻子喊道，“如果那些受到很好照料的人会感激我们，并且比以前更加忠心，那是很值得高兴的事情。”

“‘“是呀，亲爱的，”她的回答使我高兴，我喊道，“蜜蜂们对于它们蜂房里的领袖非常忠心，当她舍弃蜂房的时候，大家都跟着她，没有一个愿意落在后面，这是什么道理呢？不就是因为她作了这样一些细心的工作吗？”

“‘“如果在这些领袖活动上你不比我更为重要，”我的妻子回答说，“那就使我觉得奇怪了。因为我想，如果不是你设法从外面搜集些东西回来，我在家里对于财物的照管和管理工作就未免显得毫无意义了。”

“‘“如果没有人照管我搜集回来的东西，”我反对说，“那我的搜集工作也将是毫无意义的。你可知道，象俗话说‘用竹篮打水’的人是多么可怜，因为他们似乎在做着徒劳无益的工作？”

“‘“当然，”她说，“如果他们这样做，那他们的情况的确是非常可怜的。”

“‘“但是，亲爱的，我敢向你保证，有些其他专属于你的任务，做起来是很愉快的。使你高兴的事情是：教初未时不会纺绩的女仆学会纺绩，使她对于你有双倍的用处；照管不懂得管家和做事的女孩子，在教育她使她可靠和能够做事之后，发现她很有些用处；你有权力奖励家里的小心谨慎和有用的人，惩罚那变成坏人的人。但是最愉快的经验就是要证明你自己比我强，使我成为你的仆人；决没有理由担心你老了以后在家庭里受不到重视；放心吧，随着年龄的增加，你越成为我的好伙伴，越成为孩子们的好家庭主妇，你在这个家庭里就越受到尊重。因为世界上美好的东西的数量所以会增加，并不是由于外表漂亮，而要靠日常做好事。”

“‘苏格拉底，这就是我所能想起的、我和她最初谈话的大意。’”

八

“‘伊斯霍玛霍斯，你觉得这些话对于她的勤勉努力有鼓励作用吗？’

我问。

“‘当然有作用，’伊斯霍玛霍斯回答说，‘我记得有一次她因为没有能从仓库里给我拿出我所要的东西，挺着急，脸都胀红了。因为她挺窘，我说：“亲爱的，不要因为你没能给我拿出我所需要的东西而难过吧。要用一件东西而不能用它，当然就是穷困；但是找不着你所要找的东西，总比由于你知道没有这件东西而根本不去找它要好些。事实上，这不应该责备你，而应该责备我，因为我交给你东西的时候，没有告诉你应该把它们放在什么地方，好使你知道该放在哪儿，上哪儿去找。亲爱的，对人类来说，没有再比井然有序更好更方便的事情了。例如，合唱团是许多人组成的，如果它的团员随意行动，它就会成为混乱一团，看着毫无乐趣；可是如果他们有规则有秩序地动作和歌唱，那末这同一队人就会既值得看又值得听了。而且，亲爱的，没有秩序的军队是乌合之众，很容易为敌人俘虏，为朋友瞧不起，而且是毫无用处的，——驴、骑兵、担夫、轻装兵、马队、战车，乱挤在一起，^①他们你妨碍我，我妨碍你，有的走的有的跑，有的跑的有的停，战车撞马队，驴撞战车，担夫撞骑兵，象这种样子，他们怎样行军呢？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要作战的话，他们怎能打仗呢？因为那一受攻击就得逃跑的部队，就足以把重步兵践踏在脚底下了。但是军容整齐的军队却使朋友们看起来觉得壮观，使敌人看着不愉快。什么朋友看到强大的马队整齐地进军会不高兴呢？他看着列队前进的骑兵会不赞美吗？马队、骑兵、轻装兵、弓箭手、投石手一队一队排列着，整齐地跟在他们长官的后面，什么敌人看着不害怕呢，不但如此，即使在进军时也是秩序井然，虽然人数成千上万，可是都沉着稳健地象一个人似的向前移动，后面的每一行都不断地填补前面的空隙。还有，一只装载军队的战船，所以使敌人害怕，使朋友们觉得壮观，还不是因为它的速度吗？战船上面的水手为什么下互相妨碍呢？不就是因为他们都秩序地坐着。身子有秩序地前后摆动，有秩序地上船和下船吗？如果要找一个杂乱无章的典型，我就想到一个农人，他把大麦、小麦和豆子都放在一个大箱子里，所以他在要做糕饼、面包或布丁的时候，必须选出谷类，而不是看到它同其他粮食分开，立刻可以应用。

“‘所以，亲爱的，如果你不愿意这样杂乱无章，而愿意正确地知道应该怎样管理我们的财物，容易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令我满意地把我所要找的东西交给我，那末，就让我们选好应该存放各种东西的地方；并且在把东西放在适当地点以后，还要训练女仆从什么地方去拿，放回到什么地方去。这样我们就会知道哪些东西是完好的，哪些不是这样；因为如果东西没有了，那个地方本身就会显得空荡荡的，一眼就可以看出我们需要注意什么东西；而且知道什么东西任什么地方，我们马上就可以拿到手，不用费事就可以使用。”

“‘苏格拉底，从前我曾有机会看过大腓尼基商船，我觉得我从来没有看过安排得这样好这样确当的船具。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的东西都分别地装填在一间非常小的贮藏室里。你知道，一只船在进港或出海的时候，需要有很多本制和绳制的用具；在航行的时候，需要有许多所谓的索具，许多保卫自己防备敌船攻击的装备；它携带大批船员使用的武器，载有全套做饭用的家庭用具。除此以外，它还装有船长携带的用以牟利的货物。所有我

^① 《居鲁士的教育》，VI，iii，25；《苏格拉底言行录》，III，i，7。

我的这些东西，都装在一同不于一百平方腕尺^①的屋子里。我看到每种东西都收藏得十分巧妙，一点也不乱，用不着人翻寻，没有放得不得其所的东西；当急需使用什么东西的时候，也不会因麻烦的解捆工作而耽搁时间。我发现舵手的仆人——叫做大副的——对于每一部分都非常熟悉，即使不在当场也能说出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什么东西还有多少，就好象一个会拼音的人能够说出苏格拉底这个词有多少字母，这些字母的先后次序是怎样的。那时我看见这个人在闲暇时间里检查船上^②必然要用的一切东西。我看见他检查这些东西，觉得挺奇怪，问他在做什么。他回答说，“先生，我在检查船上的索具收藏得怎么样，看看万一发生意外，是不是有的东西找不着或是和别的东西混放在一起。因为在神使海上起风暴的时候，如果这些东西放得杂乱无章，你就未不及寻找你所要用的东西，也来不及把它拿出来用。因为神总是威胁和惩罚下小心的人，如果他完全不伤害无辜，那你算是走了运啦。当你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的时候，如果他拯救你，你应该深深地感激上天才好。”

“‘看了安排得这样整齐的船具以后，我对我的妻子说：“既然商船——即使是一只很小的商船——上的人，能够腾出地方来安放东西，任颠簸不堪、东摇西摆的情况下，也能维护秩序，并且他们虽然担惊受吓，也能找出他们所要找的东西，那么，我们的房子里既有分别存放各种东西的大库房，我们的房子又是建筑在稳固的基础上，如果我们不能给各种东西都找到适当的好地方，那我们真是太粗心大意了。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岂不是非常愚蠢吗？”

“‘“把一个人的家庭用具安放整齐的好处，以及在家中寻找安放每类用具的适当地方是多么容易，我都已说过了。各种各样的靴子一排一排地排列着，那该是多么好看啊！各种各样的斗篷、毯子、铜器或餐具都分门别类地安放着，那该是多么好看啊！的确，当我说就连盆盆罐罐排列整齐都很美观的时候，无论这种说法怎样使聪明人发笑，任何严肃认真的人是不会发笑的。简单地说，无论什么东西，只要安放整齐，都能有一种美。因为每组东西都象是一队用具，而且如果每组东西都排列得界限分明，各组之间的间隙也是很好看的，正象祭坛周围的一队舞蹈家，他们本身很好看，而且连空档也显得很好看，显得整整齐齐，毫无阻碍。

“‘“亲爱的，我们不用怎样费事就可以证明我所说的话是正确的。而且，亲爱的，没有任何理由担心不容易找到那种会熟悉各个地方和记得把每一类东西都放到它的适当地方的人。因为，我相信，我旧都知道：整个城市所有的东西，比我们多上万倍；可是你可以派任何仆人到市场上去把一样东西买回家来，他并不会感到为难，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必定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购买什么物品。所以如此，其唯一原因就是每种东西都是有其固定地点的。但是当你要找一个人时，虽然他本人也可能正在找你，你却往往找不到他。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没有规定好见面的地点。”

“‘关于家庭用具的安排和使用问题，我觉得这就是我所记得的和她谈话的大意。’”

^① 原文????????? 照字面讲是“有放十个床位的地方”；但是?????（床）的这种合成语，似乎是被用来表明一种确定的大小尺度的。

^② 更可能是“在航行时候”。

“‘结果如何呢？’我问；‘伊斯霍玛霍斯，那时你认为你的妻子还留心听你这样热诚地教给他的话吗？’

“‘当然，她答应注意我的话，她显然非常高兴，觉得她已经找到解决她的困难的方法，她要求我马上照我所说的那样来安排我们的东西。’

“‘伊斯霍玛霍斯，你是怎样替她安排东西的呢？’我问。

“‘哦，我决定先把我们房子里可以放东西的地方指点给她看。我们的房子里并没有多少精巧的装饰品，苏格拉底；所有的屋子都只是为了尽可能方便地安放那些要安置在里面的东西而设计出来的，所以每间屋子正好安放那些适宜于放在里面的东西。例如贮藏室由于它的位置安全，应该存放最贵重的毯子和用具；几间干燥的屋子存放谷物；凉爽的屋子存酒；光线好的屋子存放需要亮光的艺术品和器具。我让她看到装饰过的一般用的住屋都是冬暖夏凉的。^①我告诉她整个房子坐北朝南，所以冬天有阳光，夏天有阴凉。我也让她看到女用人的住处已经用一扇上了锁的门同男用人的住处隔开了，所以所有不应当搬动的东西都不会被人拿走，而仆人们没有我们的许可也不会养孩子。因为诚实的仆人如果有一个家庭总会变得更为忠实；而那些坏家伙们如果结了婚反而更容易做坏事。

“‘我们既然已经弄清楚了整个的情况，就立刻着手一批一批地给家具分类。我们首先把祭神用的器具收集在一起，然后把女人的节日服装、男人的节日服装和军服、女人住处的毯子、男人住处的毯子、女鞋、男鞋都放在一起。另一批是武器，再有三批是纺绩用具、做面包用具和烹调用具；此外还有洗滌用的东西、揉面槽上用的东西和餐具。我们把所有这些东西分成两类：经常使用的和节日使用的。我们还把按月消费的东西单搁在一起，把准备要食用一年的口粮另放在一处。因为这样可以使我们更容易地知道怎样使这些东西能维持到年底或月底。我们分门别类地整理了这些可以移动的财产以后，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安放在它的适当的地方。然后让那些必须使用这些东西的仆人知道，他们每天要用的烤面包、做菜、纺绩等等用具放在什么地方；把这些东西交给他们保管，责成他们不得损坏。我们把那些只是在节日、宴会才使用，或是不常使用的东西都交给管家妇；告诉她存放这些东西的地方、点清数目、列出清单以后，我们嘱咐她要把它交给适当的仆人，要记住都交给谁什么东西，而且在收回来以后，要把每件东西都放回它原来的地方。

“‘在指派管家妇的时候，我们所选择的人乃是在考虑以后认为是在吃东西、喝酒和睡觉方面最有节制的人，^①是对于男人最温顺的人，也是看来记性最好、最小心谨慎、不会因玩忽职务而触怒我们，而且尽力想讨好我们以获得奖赏的人。我们还教育她忠实于我们，其方法是既使她分享我们的一切快乐，也让她分担我们的困难。此外，我们还训练她使她热心于增进我们的财产，其方法是使她熟悉我们的财产，并且让她分享我们所获得的成就。而且，我们还给她灌输正义感，其方法是给正直的人以比不正直的人更大的荣誉，并且向她指出正直的人要比不正直的人生活得更富足、更自由。然后

^① 《苏格拉底言行录》，III，viii，9。

^① 《苏格拉底言行录》，I，V，1；《居鲁士的教育》，I，vi，8。